

袁枚集外序文二篇*

王英志

笔者所辑袁枚集外序文两篇,是其鼓励女子作诗的重要资料。

《长真阁集》序

字字出于性灵,不拾古人牙慧,而能天机清妙,音节琮琤。似此诗才,不独闺阁中罕有其俦也。其佳处总在先有作意,而后有诗。今之号称诗家者愧矣。和希斋尚书在军中札来云:“每得随园片纸只字,朝夕讽诵,虔等梵经。”老人每得韵芬诗句,亦复如斯。随园老人枚读。

按:此序见于席佩兰《长真阁集》卷首,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未收。《长真阁集》为席佩兰诗集,七卷,末附《长真阁诗余》一卷。初刻本为嘉庆十七年(1812)刻本,今见光绪十七年强氏南皋草庐重刻本,存苏州大学图书馆。

席佩兰,字韵芬,一字道华,号浣云,昭文(今江苏常熟)人,清乾隆年间在世。袁枚大弟子孙原湘之妻。席佩兰则为袁枚第一女弟子,单学傅《海虞诗话》所谓“随园以之冠女弟子”。袁枚“与严蕊珠、金逸、席佩兰为最契,先生(袁枚)称为‘闺中三大知己’”^①,而对席佩兰更偏爱,乃有“诗冠本朝”的过誉之评^②。袁枚序后有席佩兰附言云:“佩兰尝乞序于随园先生,蒙诺而未与。未几,先生归道山……谨录先生所题拙集数语,即以弁首,以明诗学之所得云。”从中可知,袁枚此“序”,乃是“代序”,是袁枚的题词,真正的序未及写成。和希斋,即和琳,和珅之弟。其寄书黄小松司马云:“袁简斋圣世奇才,久思立雪。客中携《小仓山集》一部,朝夕捧诵,虔等梵经,如亲仪范。”^③此比喻自己对席诗的钦佩。

此序从性灵说的角度对席佩兰诗给予极高的赞誉。“先有作意”,即作诗先有真情;“不拾古人牙慧”,即有个性,有创新;“天机清妙”,即有“诗才”,

* 本文为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“清代闺秀诗话丛刊”(编号:0851)的阶段成果。

① 蒋敦复:《随园轶事》。

② 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十。

③ 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九。

创作自然。可见席佩兰诗完全符合袁枚对性灵诗的要求。序短短几句,既赞誉了席诗,又宣传了性灵说的要旨(这是袁枚最为全面简要说明性灵诗的文字),可谓一箭双雕。

《听秋轩诗集》序

庚戌之秋,京江骆夫人佩香走币来曰:“兰幼读先生诗而爱之,且学为之,顾私淑不如亲炙之益也,先生其许之乎?”余念孺悲无介,而闾然以至,殆奇女子耶!已而果严妆款门,王母容颜,殆三十许矣。出所为诗,才理清新,艺林中袍而弁者无此人也。嗣后,余过京江,辄主其家。佩香司修黉塾,内作鱼事,罔或不涓,虽孝悌之事其所生,无以过也。余因谓之曰:“今之诗流,往往文而不采,有声而无音,殊非惻隐古诗之意。惟京江梦楼先生论诗与余意符,居与汝邻,盍往学焉?”佩香从之。后此思愈清,才愈隽。所存若干首,皆先生所删定也。

目论者动谓诗文非闺阁所宜,不知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首冠《三百篇》,谁非女子所作?《兑》为少女,而圣人系之以朋友讲习;《离》为中女,而圣人系之以文,日月丽乎天,诗之有功于阴教也久矣。然而言者心之声也,天机戾则律吕不调,六情和则音节自协。以余观于佩香,娉娉然淑慎其身,溺苦于学,其高识远见,视大男子裁如婴儿。而且赴义若热,能为人之所不能为。假使戴尺五皂纱,学荀灌娘救父于危城,学韩兰英献《中兴颂》于齐国,何古人之不可及?而生命不辰,嫁未多年,所天不禄,仅课一螟蛉女,以代蚕织而遣余年,吁其可悲也!已然,春秋二百四年中,守节者寥寥,只共姜《柏舟》一篇,与《清庙》、《生民》诗并垂千古。彼夫身坐鱼舄,受泥封而衣翟茀者,无虑万万数,而大概生时则荣,歿则已焉;能如佩香之名声若日,诸名公卿题诗遥赠者,有几人哉?余今年八十矣,明知佩香之学问后进无涯,而余则暮景颓光,前途有限,故劝其板而行之,以及于吾身亲见之也。即书此意以序其卷端。乾隆六十年六月望日,随园八十叟袁枚撰。

按:此序今见于骆绮兰《听秋轩诗集》卷首,乾隆六十年(1795)金陵龚氏刻本。国家图书馆有收藏。《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跋二云:“乙卯^①春,余再到湖楼,重修诗会”,“其飘带佩兰而立者,句容女史骆绮兰也”,“绮兰有《听秋轩诗集》行世,余为之序。”^②

骆绮兰(1756-?),字佩香,号秋亭。江苏句容人,龚世治妻。早寡。袁枚《题骆佩香〈秋灯课女图〉》诗,有“嫁得才人渤海郎,秦嘉何幸逢徐淑。伉俪方

①按,乙卯为乾隆六十年。但此处袁枚误记,实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,详参拙文《袁枚集外文〈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〉二跋考——兼订正其两次湖楼诗会时间的误记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8年第1期。

②陈康祺: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二,中华书局,1997年。

诸玉树残，人间佳偶白头难”^①之句，为之惋惜。孀居后移居京口（一名京江，今江苏镇江）。骆为袁枚晚年女弟子，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四记曰：“余今岁（按，指乾隆五十五年庚戌（1790））约女弟子骆绮兰同游西湖，余须看过梅花方出行，而绮兰约女伴先往。及余到湖楼，则已先一日归矣。见壁上题诗，《咏秋灯》云……余爱其清妙，即手录以归。”此记是指第一次杭州湖楼女弟子诗会，原约骆绮兰参加，但骆先归而错过机会。乾隆五十七年壬子（1792）第二次湖楼女弟子诗会骆则参加了。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八又云：“及余到京口。小住女弟子骆佩香家。”袁枚为骆题诗甚多，《小仓山房诗集》有五题六首，《听秋轩诗集》附录《听秋轩赠言》中有袁枚集外诗七题十七首^②，共十二题二十三首，是袁枚为女弟子题诗最多者。可知师生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。骆诗入选袁枚编选的《随园女弟子诗选》。

此序开篇记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骆绮兰拜访情景，弥补了原来这方面记载的空缺。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三记乾隆五十六年骆以诗受业，可知骆正式拜师在翌年。序又提及将骆绮兰介绍给“京江梦楼先生”，此亦他处未记载者。梦楼先生指王文治（1730—1802），其字禹卿，号梦楼，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人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探花，官至翰林院编修、侍读，后又任云南姚安知府，罢归，遂绝意仕途，与袁枚交谊深厚。王文治对袁枚非常钦佩，袁枚记云：“（赵）云松才气，横绝一代。独王梦楼不以为然，尝谓余云：‘佛家重正法眼藏，不重神通。心余、云松诗，专显神通，非正法眼藏。惟随园能兼二义，故我独头低；而彼二公亦心折也。’余有愧其言。”^③袁枚与梦楼二人论诗观点多相契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三引证梦楼“诗称家数”语，卷六引证梦楼论“词章之学”语等；对梦楼诗也予以好评，如称：“裴晋公笑韩昌黎恃其逸足，往往奔放。近日才人，颇多此病。惟王太守梦楼能揉之使迢，炼之使警，篇外尚有馀音。”^④并在《随园诗话》中采录梦楼多首诗作。有这层因缘，袁枚把骆绮兰托付给同在镇江的梦楼先生就非常自然了。

此序的主旨在于借为骆绮兰诗集作序之机，继续批评“俗称女子不宜为诗”^⑤的腐朽观念，也就是此序所谓“论者动谓诗文非闺阁所宜”的观点。其批评的方法仍是打鬼借助钟馗，以儒家经典为证据进行反驳，除了重复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一曾例举的《诗经》“圣人以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冠《三百篇》之首，皆女子之诗”之外，又以《周易》兑卦与离卦为阴卦为据，证明女子为诗之正当。至于《关雎》等诗是否为女子之诗，兑卦与离卦是否因为前人有

①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四，《袁枚全集》第壹册。

②按，《小池一首再寄佩香》已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四，故不计。

③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。

④《随园诗话》卷七。

⑤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一。

“乾初求得坤气为巽，故曰长女；乾二求得坤气为离，故曰中女；乾三求得坤气为兑，故曰少女”^①之说而可与女性挂钩，姑不考究，关键是袁枚强词夺理的目的是可取的。袁枚对骆绮兰的评价甚高，称其“高识远见视大男子裁如婴儿”，表现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的挑战。又以古代奇女子荀灌娘与韩兰英拟之。东晋时杜曾围侵襄阳，太守荀崧御之，欲求外援，荀女灌娘年十三岁，缒城突围，请石览及荆州刺史周访兴兵解围^②。韩兰英，一作韩蕙英。南朝宋、齐间吴郡人。有文辞。宋孝武帝时献《中兴赋》被赏入宫，为宫中职僚。齐武帝时以为博士，教六宫书。钟嵘《诗品》有齐鲍令暉、齐韩兰英条，评为“兰英绮密，甚有名篇”。两女子一武一文，皆胜于须眉，以其比拟骆绮兰，可见袁枚对骆赞赏之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大学文学院暨学报编辑部

①孔颖达疏引。

②见《晋书》等。